

## 江花

·行吟  
A7

## 一次漫无目的的散步

■文/吴绍祥

一场透雨使得干净的柏油路油黑发亮,饱含水分的树木沙沙作响。空气清洁而湿润。此时,我最想做的就是出门做一次漫无目的的散步。

夜幕下的雨后街区十分静谧,树丛中路灯的光亮也比平时柔和。落叶纷飞,枯枝纠葛;晚炊袅袅,众翼归飞。萧瑟初冬,竟成一幅美景。此时,我会情不自禁地摸出一支烟来点上,我猜这是对忽然而至的人生幸福感的一种回应。因为我不由得想到王长史登茅山时痛哭流涕的情景。不过我和他对幸福的感受还是有所区别的,登高望远,山水自然之美使他兴奋,倏忽之间精力弥漫,他可能有大声喊叫、癫狂舞蹈的欲望,但他控制了这种情绪,却忍不住眼泪,于是他哭着说“琅琊王伯玉,终当为情死。”显然,他选择了痛哭作为对幸福感的回应,因为他的内心渴望与自然之律同调而歌。

我的幸福感可能和他相反,我感到了形神潇散的愉悦,尽管我的幸福感同样来自对自然

之美的感应。因为我的内心希望我此时不惊动自然,我要默默地欣赏它、享受它。因此,我静静地吸烟,以稳定并延长此时的平衡局面。王长史那个年代的人喜欢用“神超形越、神官飞越”这类词汇来形容他们和自然的关系达到一种非常境界,自然,我从王长史登茅山的痛哭声中加深了对他们的精神世界的理解。而我却知道我和他们不同,因为我此时感受最为真切的是我的孤独,我的存在,那种与自然和谐相处并彼此凝望、欣赏的此在。

走在圆形的林荫道上,我在想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漫步的?是基于一种什么需要开始这种漫步的?甚至我还想找回如此漫步的初次始于何时何地?自然,作为往事,回忆起来总是虚幻、悬浮的,令人产生不真实感。但在这种徒劳的回忆中,有一件东西却逐渐浮现、明朗起来。这东西犹如宇宙中的暗物质,我借助了第三只眼看见了它。那是一个黄昏,确切说来是我即将步入

知天命之年的一个深秋的黄昏。当作落叶纷飞,我在小区的弧形林荫道上看到了人生的黄昏。往昔变得模糊,过去的我和我若即若离,年轻时的想法变得遥不可及、不可思议。与此同时,一种时不我待、来日渐少的迫切感让我心惊。我的双目从未像现在这样饥渴,需要色彩。

有时细细想来,我的眼睛一直都是饥渴的,只是年轻时的饥渴和目前有所不同。比方说,年轻时总想周游世界、登山临水、涉险履奇,总觉屋前横亘的大山阻碍了我有着无尽伸展、探索欲求的眼光,眼睛的饥渴和内心的饥渴并存。而从这个黄昏开始,我竟不自觉地收视息心,注目倾情于一片金黄的落叶,一棵高大挺拔的树木,一块路旁长着青苔的页岩和岩下瘦弱的羊齿植物。这或许是年轻时对世界需求太多,而于走马观花之际反倒每每忽略世界;如今年届知命,对世界的渴求减弱却观察精微,偏有所得。

林荫道旁栽种了几种行道树,我最喜欢的是大叶榉。它挺拔俊美,高大繁茂。夏季浓密庞大的树冠即便在夜间,也能借路灯的弱光落下一大片伞形阴凉。到了秋天,则一树赭红。而冬天,木叶净尽,露出千姿百态的繁密枝条,形态之美仍冠绝众木。至于春季,细雨浸润,深黑柔劲的枝条春意勃发,仿若片刻之间便缀满毛茸茸的万点翠绿。有时我会情不自禁走到它的下面,蹲下来吸支烟。

但,漫步并非总是这样充满内心喜悦而悄无声息的进行。有时行至中途,却忽然下起雨来。这是经常发生的事。“啊,我的上帝,我的头上没有屋顶,雨落在我的眼里。”如果是春夏之际,偶与骤雨遭逢也无所谓,我可以借吟苏轼的《定风波》以化解眼前的狼狽窘境。但若是秋冬之际,以我孱弱的身体恐难免淋雨致病。此时,我需要迅速逃离,树石花木都无助于我,也无心助我。对于它们来说,我难道不是一个陌生的异乡人?

## 史上有这样一个官

■文/张继芹

读明史,看到明朝有个叫崔铎的进士,在他的著作《洵词》中记叙了一个官人的故事——《记王忠肃公翱事》。

这个官人名王翱,字九皋,谥号“忠肃”,明景泰年间官员。

明朝吏部尚书(相当于今组织人事总官职)王翱有一女嫁给了京城郊区某官为妻。王翱夫人很疼爱女儿,每次去接女儿回娘家,女婿都坚决不让走,并且愤愤地对妻子说:“而翁长铨,迁我京职,则汝朝夕侍母,且迁我如振落叶耳,而固吝者何?”意思是,你父亲做吏部的长官,吏部的任务是按照规定任免考核选拔官吏,把我调到京城任职,你就能早晚侍奉母亲,况且你父亲调动我的官职,如像摇落树叶一般容易,可是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吝惜呢?”女儿就托言于母,翱夫人一天晚上摆好酒,跪着把女儿的话告诉王翱。王翱大发雷霆,抓起桌上的器物,击伤了夫人,离开家,坐车到朝房办公地住宿(上朝前休息的房子),十天以后才回家,他的女婿终究没有调到京城。“公大怒,取案上器击伤夫人,出,驾而宿于朝房,旬乃还第,婿竟不调。”

另一则故事是王翱在景泰三年掌管都察院“公为都御史”时发生的事。

都御史是都察院的长

官,明清时是监察官吏的官,相当于今日的纪检监察总官。王翱在做都察院长官时与某太监一起镇守辽东境。这个太监是奉公守法的,与王翱私交甚笃。后来王翱调动任两广总督,那个太监与王翱泣别时,赠送了四枚大宝珠给王翱。“公固辞”,太监泣曰:“是非贿得之。昔先皇颁僧保所货西洋于侍臣,某得八焉,今以半别公,公固知某不贪也。”王翱接受了宝珠,把它放入自己上衣夹缝里缝好。后返回朝廷,设法寻找到这个太监的两个侄子,王翱对他们说:“若翁廉,若辈得无苦贫乎?”“如果你们要有所经营,我帮助你们钱财”。并多次催促太监的两个侄子,按照他所说的办。“公拆袄,出珠授之,封识宛然。”王翱拆开上衣,拿出宝珠,交给他们,宝珠上原来封好的记号依然如故。

王翱(公元1384—1467年),卒年是明宪宗朱见深在位,封谥号“忠肃”公。读史明鉴,王翱位高、品高、寿高,是值得崇敬的官人。他显示了为官者的本质,有所为和有所不为。同样做过监察御史和礼部尚书的中唐诗人刘禹锡有句名言:“以清俭自律,以恩信待人,以夷坦去群疑,以礼让汰惨急”。这亦是为官者之道。



## 山水与人迹

■文/赵晓婷

与好友谈读书,她爱读的多半是考古旅游一类,而我则爱读人文类,因为觉得人是最有意思的。

她却回我,人性令人失望,不如那些山水和物件能永垂不朽。

我答,物都是人创造出来的,不朽的是人的心思与巧工。而山水更是要人去眼看心读的,否则枯山寂水,亘立万古却未免乏味。

喜欢有历史的城市,古老的建筑里曾住过谁?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?

“眼见他起高楼,眼见他宴宾客,眼见他楼塌了。”前朝旧事,翻作桃花扇底风。闭上眼,也看得到时间的荒凉,自每个角落四面八方袭来,无人能敌。

终究也有时间带不走的,如一些陈迹,如一些传奇,都是关于人的,人迹。

当然,也有些地方太过匠气,建筑倒也罢了,传奇却也

大同小异。更有甚者,到处在争名人,连子虚乌有的神仙也不放过,人迹便成了劣迹,非我所爱。这点不如山水,再如何的牵强附会,也改变不了山水的本质。

山水于我,有着禅意。然而我仍觉得,山水如无人迹,更是可惜。名山大川若非有人发现,也就湮没于天地间了,倒不如由人来解读更妙,各人有各人的法眼,否则也没有那么多的好游记供世人来赏读。

爱听蔡琴那首《张三的歌》,“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,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。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,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……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,这世界并非那么的凄凉,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,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。”每每听到,会不自主地微笑,若心中荒芜寂寞,就该找个有人迹的所在,静听岁月的绵长,细品人文的不朽,心便会填得满一些。